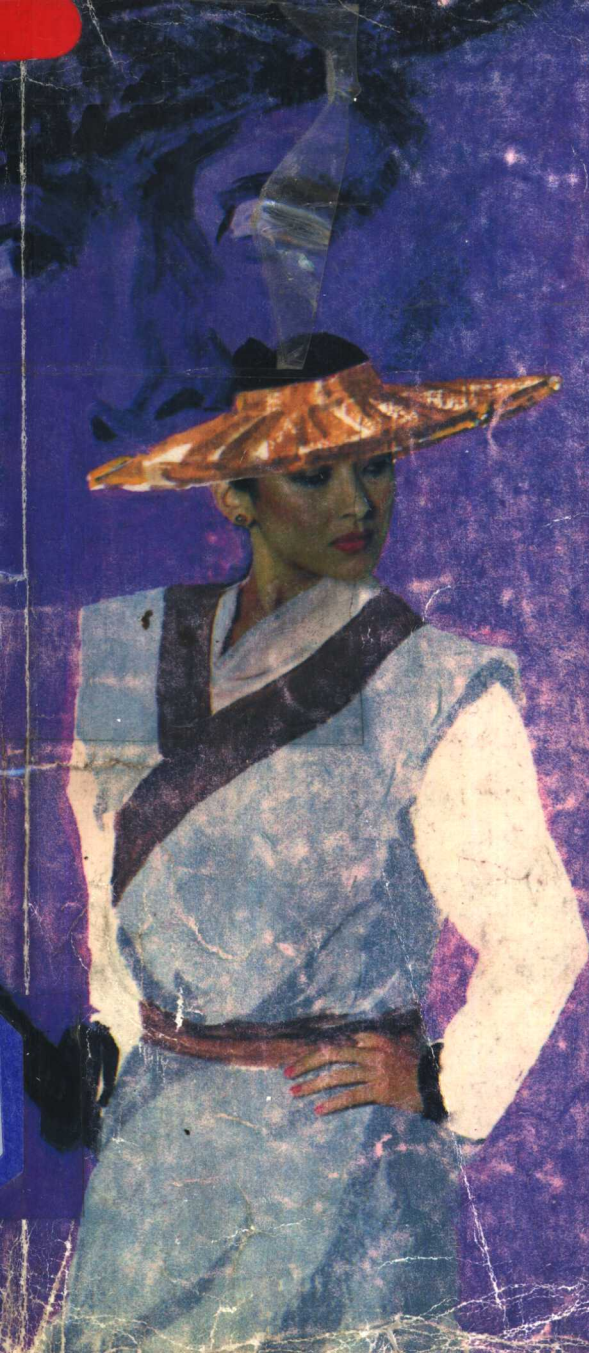


情俠雙奪血龍令

(中)

● (台灣) 卧龙生 著



情侠双夺血龙令

(原名：江湖一担皮)

(中)

(台湾) 卧龙生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二十一

蓦地，雷风似疯了般，举掌冲向跌坐于地的小仙，想将她打成肉饼，以小仙此刻的体能状况而言，她已然很难躲开这一击。小天见状，大喝一声，他的人突兀的带起一抹流光也似，由数不清的人影所幻成的白练，出现在雷风面前。

红着眼的雷风，不管来者何人，举掌便击。

小天功运十成，右手猝扬，厉啸的掌劲，便切开雷风的掌影，直接劈中雷风的前胸。

“哇！”然惨叫，雷风口中狂喷着鲜血，被小天一掌震飞丈外，砰然一声，扎实的摔落于地，没时间犹豫的归位去也。“土魅”便自小天背后扑来，双掌笔直推出带味的掌风。

小天没有转身，他的衣服陡然如吹气的气球般，膨胀起来。

“砰！”然一响，小天连晃都没晃一下，“土魅”的双臂，却被小天“金刚护体神功”的反震力震断成数截，软软的垂下，人也同时象摔死狗般，猛往后摔去。

小天猝然旋身，掌竖如刀，横切而出，带着隐隐雷鸣的“斩雷掌”，隔空斩向来不及爬起身的“土魅”。

“咔嚓！”一响，“土魅”那颗斗大脑袋，不经切的离开颈子，摔进阴沟之中。

“石魅”趁着方才文如龙疏神之际，脱出“浑圆无极掌”的范围，舞着同是带有腥风的毒掌，和文如龙缠斗在一起。

此时，文如龙见月已偏西，敌方已剩“石魅”，于是，蓦然足下点地，倒掠三尺，同时右手反伸背后，“呛！”然龙吟声中，“寒玉血龙剑”业已出鞘。

玉剑映着皎洁明月，血龙急欲腾空，文如龙一振玉剑，“嗡嗡！”剑鸣，和着剑势蓦然矫卷舒展。

玉剑突破空气，带着仿佛可见的隐隐波纹，荡向“石魅”，将他顶得横摔而去，在地上连滚两滚之后，便寂然不动。

此时，如河流似的血渍，从“石魅”俯压的身下泛出。

文如龙收起剑，走向小仙，只见小天蹲在她身旁，口中叨念道：“早告诉过你，功力不够就别轻易尝试‘以气驭剑’，瞧你要死不活的样子，根本就是自找罪受。”

小仙喑哑的呛咳道：“你忘啦！我本来就很会自找罪受，而且，若不能置死地而后生，找机会拚着搅合，试试自己功力所限，如何能激发更大的潜能，让功力更进一步！”

小天哼声道：“我看你是存心想骗我的‘大补丸’吃，才故意玩命，老套啦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，想骗谁呀！”

话虽如此说，他还是掏出一粒龙眼大，红橙似火的“大补丸”，塞入小仙口中。

小仙嘿嘿笑道：“你知道就好！”

她马上盘膝闭目，五心向天，抱元守一的运功催化药丸。

文如龙摇头叹笑道：“你们兄弟俩，是我仅见的武林怪杰，不但功夫高得离奇，甚至种种行为，更是常常出人意外，江湖里有你们出现，真不知道会引起何种不寻常的惊涛！”

小天呵呵笑道：“文大叔，怪胎就怪胎的直说，不需要文诤诤的说我们是‘怪杰’，反正，我和小仙对做‘杰’字辈的人物没兴趣。”

文如龙讶然问道：“为什么？闯江湖求的不就是能成为英雄豪杰吗？何以你们两人没兴趣？”

小天瞥眼小仙，见她一切正常，这才轻笑道：“文大叔，这你就不懂啦！所谓‘英雄自古皆寂寞’，我们喜欢快快乐乐的人生，才不要什么寂寞。

所以我们不要做英雄，至于豪杰，‘豪’可也，豪气可使人气壮山河，傲存于天地间，这一点倒还可取。

而‘杰’不必，一旦成为‘杰’字辈人物，就是万人瞩目的交点，做的好，人家说你本来就应该如此，做坏或做差，人家就批评你欺世盗俗，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身份，不要也罢！”

文如龙有趣笑道：“原来，英雄豪杰还有这么多名堂，我可是从来没想过。”

小天更加推销自己的谬论，道：“是呀！而且身为英雄豪杰，就必须为别人树立好榜样，为了不能破坏形象，有许多事就做不得。

如果，自己的日子，不能随自己的心意而过，那有多难过，这种为别人而活的日子有啥个兴趣可言，我和小仙还年轻，我们才不要把青春，浪费在别人的期待上。”

小天缓口气，傲然接道：“生命是无止境的挑战，我们乐于接受这项永无休止的挑战，而且要创造出属于我们的生活，这才是……”

“正确又快乐的人生！”小仙自地上跳起来接口道：“文大叔，我们尊重礼法规则，但不一定死死的遵循这些教条。你

大概会很受不了我们吧？”

文如龙摇着头，轻笑道：“不！我倒有些难过，为什么不早些遇上象你们这样的人，就可以早点摆脱世俗的束缚，也不至于变得如此死板、保守。”

小仙得意道：“此人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见呐，文大叔！”

小天却侧肘，顶顶文如龙胸膛，眨眼黠笑道：“其实，现在遇到也不会很晚，对不对，文大叔？”

文如龙豁然大笑，伸手搂住两人的肩头，举步向破庙走去。

文如龙愉快笑道：“对，现在认识你们并不晚，人生得此忘年之交，复夫何求！哈哈……”

明月伴人同归，人在笑，明月也在笑。否则，月儿怎么会突然的变得更加明亮？

南阳县郊，不到十里处。

小天等三人，踏着晨露，漫步在小路上，享受着清晨野外舒畅的气息。

小天略带遗憾道：“文大叔，可惜咱们追查陷害你的人，才到鬼面蛇君身上就失去线索啦！”

文如龙反倒不在意的笑道：“至少，我们知道，三年来刻意让我要死不活的人，就是雷风。如此我们所花精神，就没有白费，更何况我们还为一个小镇，除去大害，收获可谓不少了。

至于，下毒害我之人，正如以前你所分析，有可能是‘白玉堡’、‘枫叶山庄’、‘聊吟大会，和‘武当山’，这四处中之一处，我便从这个地方慢慢调查，总会让我找出端倪，只

是，我有一事想不通！”

小天问：“什么事想不通？”

文如龙道：“雷风一向是个眼高于顶的人，如何会以会归附紫微宫？”

小仙道：“文大叔，你有一阵子没在江湖上走动，难怪你不知道。”她便将近来紫微宫对一社一堡发动攻击的事，解说一遍，最后小仙结论道：“所以，根据敝帮主的推测，这从中收买和胁迫黑白两道的集团，大概就是紫微宫，如此一来，鬼面蛇君加入紫微宫的事，就很合情合理啦！”

文如龙恍悟的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小天笑着道：“所以，文大叔，你追寻陷害你的人，就无法从白玉堡开始。”

文如龙摆手道：“无妨！反正我还是得去一趟白玉堡，表达一下慰问之意。而且，我和葛雷相识，可以顺道拜访他。”

小仙蓦然道：“文大叔，这里离武当山很近，你为什么不先回去看看。”

文如龙淡笑道：“我正有此打算。”

小仙奇道：“可是南阳和武当山，是反方向的，你为什么陪着我们一境儿走？”

文如龙反问：“你难道不欢迎文大叔到丐帮南阳分舵做客？”

小仙高兴道：“欢迎，当然欢迎！我只是怕耽误大叔你的归程。”

文如龙豁然笑道：“反正，都已经耽误三年有余，再多耽误两天，又有何妨？我只怕和你们分手后，就难和你们见面，不趁此机会多和你们这两个‘怪胎’，多加亲近，更待何

时!”

小天和小仙两人同时高兴的大笑，三人便踏着愉快的脚步，走进正缓缓打开城门的南阳县城内。

小天想起什么似的问：“对了，文大叔，我记得你说，三年前，你是从武当山要往巫山的途中，遇上雷风的，所以你没去成巫山是不？”

文如龙颌首道：“不错。”

小天笑问：“文大叔，你那时到巫山可是有什么特别的事？”

突然，文如龙脸色骤暗，显得有些阴郁道：“是的，谁能料到，世事竟是如此多变。”

小仙好奇的问：“文大叔，你要办的事，是很重要吗？为什么你看起来好难过的样子呢？”

文如龙苦笑道：“我真的看起来很难过？”

小仙天真的点着头。

文如龙叹道：“唉！我想是很难过吧！不知她是否能原谅我的不得已？”

说着，他径自沉入自己的思绪当中，没看见小天他们正好奇的盯着他。

许久，他再次长叹一声，猛然警觉自己的失态，抬起眼，正好遇上小天他们探询的眼神。

他淡笑道：“你们很想知道？”

小天假装不好意思的呵笑道：“好奇之心，人皆有之嘛！”

文如龙抬首望向依然冷清的街道，笑着问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江湖中有位叫‘巫山仙子’？”

小天摇摇头，小仙却点头道：“我知道，二年前我初出道

时，就听说过，她是江湖中第一美人！”

文如龙神往的轻笑道：“不错，她不但人美，而且心美，她虽是出身江湖，却仍就怀着一份，属于巫山特有的出尘高雅，她是我所见女子中，最特别的一人。”

小天呵笑着眨眼道：“这么说，文大叔，你对这位美人，相当倾心喽？”

文如龙承认道：“不错！我在一次无意中遇见她，便知道她是我此生追寻的永恒伴侣，那时我已年过耳立，却是第一次，有种想要成家的行动。”

小仙感兴趣的问：“那她呢？她是不是对你也有好感？”

文如龙沉醉于记忆中道：“刚开始时，她总是有意无意的躲着我，后来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她是害羞，而不是不愿意看到我，我俩便很自然的在一起，不久之后，就坠入情网。”

小天笑呵呵的猜道：“接着你们私定终身，她回巫山等你娶她！对不对？”

文如龙目光迷朦道：“没错，因为她师父仍然健在，我想娶她，必须先征求她师父的同意，我们便约好，她先回巫山，最迟三个月后，我一定请求师父为我作主，准我前去巫山提亲。”

小仙不解道：“你不是在白玉堡中，一住就是半年吗？这三个月之期，又是如何订下的？”

文如龙笑道：“我们是在断魂崖相识，在白玉堡朝夕相处下，生出情愫，许下盟誓之约。她陪我离开白玉堡，一路拜访各处，直到在武当山见过我师父后，我才再送她下山，让她先回巫山。”

小仙恍然大悟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文大叔，你说故事时，干

脆一点，一次说清楚嘛，省得我还要伤脑筋去东猜西想。”

文如龙幽默道：“是，遵命！下次改进。”

小仙笑道：“不用下次啦！现在马上改进不是很好，后来呢？你没去巫山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文如龙苦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我只希望她知道我是遭到变故无法成行，并不是故意毁约！”

小天和小仙同时“噢！”的一声，有些为文如龙感到伤脑筋。

小天安慰道：“文大叔，我想你女朋友一定会知道，你是因为不得已才没去求婚的，她如果真的爱你，会愿意等你的，你放心好啦！”

小仙瞪着他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又没谈过‘乱爱’，你怎么知道人家‘巫山仙子’，会不会原谅文大叔？”

小天嘿笑道：“唉！没吃过猪肉，总见过猪走路吧，我是听我娘说的啦！”

小仙呵呵笑道：“我说嘛，除了古妈妈，还会有谁。”她转头对文如龙道：“文大叔，如果是古妈妈说的，准没错，你敢快将聘礼准备好，送上巫山，一定可以娶得美人归。”

文如龙好笑道：“你们俩对古夫人的话，如此有信心？”

小仙认真道：“因为古妈妈是过来人呀！听过来人的经验谈，保管没错。”

文如龙不语的呵笑着，他何尝不是希望如此。

此时，三人走过一家，正在开门的绸缎行，举着门板的伙计，看到小天，就象见到鬼一样，大叫一声，跳起来将门板随手一丢，冲进店内。

三人被这名伙计怪异的举动留住脚，小天莫名其妙，拍

着自己的脸颊道：“我有那么奇怪吗？竟然能让他兴奋的难以自持！”

此时，一名掌柜打扮，年约四旬的中年人正急忙走出来，他身后跟着七八名伙计。

那名掌柜的一看到小天，连忙抱拳道：“请问这位少爷，可是姓古？”

小天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那人领着身后的伙计，单膝下跪，肃手垂头，请安道：“属下南阳县铜首，吴菲带领手下弟兄，叩见少爷！”

小天摆摆手笑道：“免礼，请起。”

来人起身，吴菲踏前一步，躬身道：“属下不知少爷莅临南阳，未曾迎出城外相接，请少爷恕罪！”

小天笑道：“吴头儿，别那么客气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会到南阳县来，你又如何等着迎接我？”接着他瞄向方才冲进店中的那名伙计，黠笑道：“倒是我第一次进南阳县，从未与你们见过面，你们如何认出是我？”

那名伙计想起刚才慌张失态的样子，讪讪的低下头嘿嘿偷笑。

吴菲笑道：“因为少爷长的和魁首实在太相象，属下们对魁首的音容自是相当熟悉，所以一见到少爷，便能猜着是少爷驾临南阳。”

小仙呵呵开玩笑道：“独家制造，别无分号！”

吴菲这才注意到小仙和如龙，他连忙揖手道：“这位一定是丐帮的小长老吧！不知这位大爷是……”

文如龙含笑抱拳回礼道：“在下文如龙。”

吴菲惊道：“可是‘玉剑书生’文大侠？”

文如龙淡笑拱手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区区在下。”

吴菲讶然道：“江湖传闻，文大侠三年多前被仇家陷害失踪，生死不明，原来竟是谣传。”

文如龙道：“并非谣传，只是在下命大，遇到贵少爷，总算是脱离苦海，再世为人啦！哈哈……”

吴菲愉快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对了，少爷你们快店里面请，看我多糊涂，居然让少爷你们站在街上讲话。”

他连忙相请，众伙计们更是赶忙向左右闪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

小天看看小仙，微笑道：“最近老是在让你招待，我看今天就住在我家的分店好啦！文大叔，你觉得呢？”

文如龙晒然笑道：“我没有意见。”

小仙摊手道：“住就住，谁叫你家儿郎眼尖，不过，最好能请我家叫化来上一趟，我想问问看，帮中最近有没有什么大事发生。”

小天点头对吴菲吩咐道：“吴头儿，这麻烦你找个人，将丐帮南阳分舵的水舵主请来。”他好奇的问：“对了，兄弟，你家乞丐窝在那里？”

小仙耸耸肩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从身上一口麻袋中，翻出一块颜色深紫，表面光滑油亮，三寸长，一寸宽，正面雕有复杂如意图形的竹牌，交给吴菲，道：“吴掌柜，你就拿这面竹牌，随便找个乞丐，要他带你去见水舵主就可以啦！”

吴菲双手恭敬的接过竹牌，道：“我马上去办。”

接着，他叫道：“老二，你请少爷他们进去休息，顺便再差各弟兄到‘林记’去为少爷他们打点些早点，其他弟兄照常干活。”

另一名年约三十出头，长相斯文的翔龙社儿郎，马上站出来，对小天躬身道：“在下林楠，是铁首级弟兄，少爷，你们里面请！”

吴菲道：“少爷，你们稍坐，我马上去请水舵主。”

小天点点头，吴菲转身大步离去。

文如龙笑道：“光看这位吴头儿的办事能力和态度，便可窥知，翔龙社的壮盛，并非侥幸。”

小天眨眨眼，笑道：“那当然。”三人即随着林楠走进绸缎店，翔龙社其他儿郎亦各自散去。

小天好奇问道：“兄弟，你身上那些小麻袋里，好象装着不少家当嘛！”

小仙得意道：“那当然，不看看是谁的百宝袋。”

听到小仙故意学他的口气说话，小天只是呵呵一笑，他捉弄道：“可惜，你的百宝袋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银子，所以只好流浪街头，做做伸手将军。”

小仙嘿嘿反驳道：“没有银子有什么关系，只要需要用时不缺钱花，这就是本事。”她斜视着小天模道：“要你做伸手将军，你做得来吗？跟着我，你只有付钱的份，你会比我大牌吗？”

文如龙闻言，忍不住哈哈大笑，连带路的林楠，都咬着舌头，憋红着脸偷笑，小天这次这只“鳖”可吃的不小。

因为他跟着小仙，为他付钱，不就变成小仙的跟班随从，而且，要他拉下脸，学小仙死皮赖脸，唱作俱佳的缠着人叫：“好心的头家，一点来分喔！”他还真做不到，这种本事，他学不来，他当然只好吃鳖！

林楠带着三人走过五光十色的通道，走进一座成“口”字

型建筑的大杂院。

口的中间，就是天井，一座挂满翠绿，尚未成熟的葡萄架下，有一口四方方的水井，几个穿着开裆裤的小孩子们，正在井边嬉戏。

林楠笑指着其中一名，大约五六岁，扎着冲天发髻的小孩子，道：“那个便是吴老大的儿子，叫吴非凡。”

这里的景象，和一般平常百姓人家的家居生活，并无二样，若非事先知情，没有人会相信，这座大杂院，竟是北地最庞大的帮会组织，“翔龙社”所属的堂口之一。

吴非凡看到林楠带人进来，便丢下手中的弹珠，张着白胖可爱的小手，点着脚步，跑过来一把抱住他的大腿，大声喊道：“二叔，陪小凡玩玩。”

林楠一把将他抱坐在臂上，笑道：“不行，二叔有事，小凡，叫少爷！”他指着小天，对吴非凡介绍。

吴非凡睁着圆溜溜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甜甜叫道：“少爷好。”

小天乐的哈哈大笑，掏出一串由不同颜色的宝石，所串成精致的手练，塞进小凡手中，捏捏他的小鼻子道：“乖！小凡，这是我给你的见面礼，喜不喜欢？”

小凡抓着手练，忙点着小小的脑袋，欢喜道：“喜欢，谢谢少爷哥。”

一声“少爷哥哥”，将大伙叫得哈哈大笑。

林楠放下他，他便一溜烟跑走，找他的小玩伴去耀炫那条手练。

林楠再度引手让客，带着三人走过天井，向最里处那座门楣上，镶有“君仁堂”隶书石扁的红砖厅堂行去。

踏进门槛，正厅厅头，一张雕龙供桌供着神明和祖先牌位，供桌下面是一座相同的正方形八仙桌，桌面上摆着一套茶具。

厅的两旁置有一套铺着锦垫的太师椅组，整个正厅给人的感觉，就是简朴、庄重，还有属于家的无比亲切感。

林楠并没有在正厅停下，反而带着小天他们，走向正厅右侧的垂帘珠门之后，再经过一处回廊的通道，来到一间棉纸拉门的房间前面。

他拉开纸门，里面赫然是一间采光良好，空气流通的通铺式房间。

他笑着请三人脱鞋入内，径自转身去找人来招呼侍候。

小天踏进通铺，第一眼所见，是挂在正对着门口那面墙上的对联和一幅气势幽远的山水图。

两边的对联，右款是“翔于四海跨五岁”，左款书“龙入青天腾无极”，龙飞凤舞，力透纸背的字迹，显示出写这对联的人，功力非凡，再一仔细看，小天忍不住轻轻呵笑，原来落款人，正是他的老子，古天宇。

小仙和文如龙在房间正中央的矮桌边盘膝坐下，同时四下打量这间屋子。

小仙仔细看着田字窗下，一排矮架上呈列的一些小古玩和小盆景，轻笑道：“我说哥们，你家分店，这房间的布置，可比我们乞丐窝值钱多多喔！”

小天欣赏完自己老爹的“真迹”，潇洒的侧坐桌边，嘿嘿笑道：“生意人嘛，三不五时得讲究些排场，才能让客人对店里有信心，生意才好做。”

文如龙目光自一盆珍异的兰花上，移回来道：“看不出你

小小年纪，对生意可懂得不少。是不是令尊教你的？”

小天摆摆手笑道：“不是，我爹对如何维持翔龙社的生存，比对做生意有研究多了，这些生意经，是我家‘新月阁’的邱大阁主教我的，他才是做生意的天才呐。”

小仙皱着鼻子，颇以为然的点头道：“对，下回有空再去‘凌霄楼’时，我得要他好好教我两招。”她忽然莫名其妙的吃吃笑着。

小天瞥眼问：“怎么啦！你脑筋打结是不是，干嘛笑的那么暧昧？”

小仙瞪他一眼，却又忍不住笑道：“我是在想，不知道邱阁主有没有照我的减肥食谱在减肥。”

小天想起“盘龙岭”上的事，也是呵呵直笑。

小天有趣道：“我看呀，‘铁血阁’的冷阁主，其实有一颗热情的心，以后有机会，咱们可得替他留意一下，为他找个老婆，这才是正确的一生。”

文如龙看着他两人，笑道：“看来，你们兄弟俩，倒是挺‘爱护’翔龙社的那几位阁主。”

小天和小仙异口同声笑道：“那当然！”两人忍不住便躺在通铺上哈哈大笑。

此时，纸门被人轻轻拉开，林楠和另外二名翔龙社弟兄，手上捧着食盘进来。

林楠见小天他们笑得恁般的得意，于是有趣问：“少爷，什么事使你笑的那么的开心呢？”

小天和小仙两人，同时“呼！”的翻身坐起，一脸馋相的盯着食盘上，那些精致诱人的早点。

小天心不在焉的回答道：“我们在笑三位阁主……哇！好

棒的早餐。”

林楠暗忖道：“笑三位阁主？也只有少爷，才敢公然笑话阁主他们，其他人……哼！那简直是造反的罪名。”

他放下手中的托盘，陪笑道：“少爷，这是南阳县里最有名的‘林记’小吃馆买来的点心，他们那儿的各式小点，是有口皆碑的。”

小仙故意大声咂舌道：“热豆腐脑、千层酥、玫瑰糕……桂花麻球……噫？这是什么玩意，为什么长的这么可爱？”

林楠看看小仙所接的那盘点心，他笑道：“那叫‘此情绵绵’，是林记的招牌，是用芋泥、蜂蜜、核仁、黑枣很多东西做的，味道很不错。”

文如龙淡笑道：“林兄知道的真不少，我吃过那玩意好几次，就是猜不出里面放些什么。”

林楠哈哈笑道：“我知道是有原因的，文大侠可注意到我也姓林？”

小天唏噓喝着热豆腐脑，抬起一眼问：“是你家开的？”

林楠轻笑着点头，小仙咽下一块‘此情绵绵’，口中直嚷着：“好吃！好吃！林三头头，这么好吃的东西是怎么做的，可不可以教我？”

林楠抱歉道：“对不起！小长老！这是林家的祖传秘密，恕不可公开。”

小仙再拾起一块‘此情绵绵’，丢入空中，她仰着头接入口中，一边嚼，一边噫唔念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只有小天知道，她是在可惜林记的作风保守，未免太过自私。

纸门轻轻被人叩响，吴菲拉开纸门，笑着通报道：“玉小长老，贵帮的水舵主来了。”